

胡適的一首「新格律詩」

梁錫華

胡適有一首題爲「多謝」的短詩，出現在不少胡氏詩詞集子內。從「胡適之先生詩歌手迹」一書可見，該詩成于民國十三年。這本來是沒有甚麼值得報導的，不過筆者最近發現另一首題目相同、內容稍異，但不見經傳的胡詩；現將二者錄出以作比較：

第一首（寫于民國十三年）

多謝你能來

慰我山中寂寞

伴我看山看月

過神仙生活

匆匆離別便經年

夢裏總相憶

人道應該忘了

我如何忘得

第二首（刊于北京晨報副鐫；民國十五年五月二十日）

多謝寄來書

裝着十分好意

只我一分不滿

些些須客氣

十年萬里的分離

生疏也難怪

只我開絨歡喜

故態依然在

兩詩的形式、基調都很接近，詞的味道頗重，是典型的胡適詩。

按胡氏寫詩原則，這兩篇短章不會是所謂抽象的愛情或友情詩，但內中人物是誰，還待有心之士去解答。

後一首詩刊于晨報詩鐫以推行新格律詩運動為目的，胡詩夾在徐志摩、聞一多、饒孟侃等人西洋味兒濃重的格律詩，或戲劇性甚強的土白詩之內，有萬綠叢中一點紅的樣子，或可算是聊備一格的新格律詩，也可算是胡適對

格律詩運動的一點小貢獻。

胡適在詩歌方面「但開風氣不爲師」，「嘗試集」是研究新詩的「三字經」，人人必讀（至少一遍）；但以後幾乎成了人人必罵——罵胡詩的舊詩詞調兒不足爲訓，更罵胡詩一白到底，粗淺幼稚。這些批評都有相當道理。當然，新詩發展到現在，大概誰也不會、也不該鼓勵人去寫胡式詩歌，不過，今天時隔數十年，在「罵塵」落定之後，我們揉揉眼睛，會發覺胡適某些詩歌的文字雖然「粗淺」，但內中也有含蓄可資回味的深意。以本文所錄新「掘」出來的「多謝」而言，詩的文字是淺白到連高小學生也一看即懂的，但其中一點內蘊的情韻，也有令人低迴的地方：作者表示，當收到對方書信歡喜之餘，對裏面一些客氣語調稍有不愜之意，但他隨即思路一轉，因彼此萬里迢迢和多年睽違而原諒對方；結尾說出自己拆信欣忭之情，恰如往昔一樣。詩的最後兩句，暗示作者珍視來信之人的友誼，今日一如昨日，雖時地的阻隔使關係蒙上一層薄薄的客套纖塵，但自己心態依然，情懷永在。「十年」無損從前天真的「歡喜」，「萬里的分離」也不減當時誠摯的「故態」。

胡適的詩歌，還值得一顧的地方，多在這方面。

今日詩壇名家輩出，不少人在表現手法、遣詞用字等方面已超過了胡適，連那一點子的情韻也不例外，但論到胡適自身的作品，從其歷史地位結合藝術價值觀之，可以不罵或少罵之處，也應對這位曾扛大纛的一時（不是一代）詩人，付與些微頌首之誼。